



一個歷史疑案

智要銘

自從胡適先生自英、法圖書館帶回敦煌出土的禪史資料。予以整理發表以後，在國際和國內學術界掀起一股研究熱潮。也發生了許多的疑難問題。其中有一個疑案，始終困擾着；那就是：「神會和尚在滑臺大會上爭法統，當時住世的普寂、義福二位禪師爲什麼不予答辯？」

依禪史記載，神秀在離開五祖弘忍以後，即在北方宏揚漸教，名聲顯赫，爲當朝則天皇帝所重，據張說所記「大通禪師碑銘」內說：「神秀在滑臺大會上爭法統，當時住世的普寂、義福二位禪師爲什麼不予答辯？」

久視年中（即久視元年—西七〇〇），禪師（神秀）春秋高矣，詔（則天）請而來，趺坐觀君，肩輿上殿，屈萬乘而稽首，灑九重而宴居。傳聖道者不北面，有盛德者無臣禮。遂推爲兩京法主，三帝國師。」（全唐文二二一）

由這一描繪，可見神秀聲望之隆，他在東京住了六年，至神龍二年（西七〇六）圓寂爲止。

張說在碑文中，不但極力頌揚神秀，而且將禪宗的法統也排了出來，他說：「神會傳法於可，可付於璨，璨授於信，信資於忍，忍遺

這已明明白白地將神秀列爲第六祖了。不說則天，說天不學道，善善後來，李邕作「嵩岳寺碑」，更進一步，他說：「神會傳法於可，可付於璨，璨授於信，信資於忍，忍遺

李邕作這碑文時，普寂健在，這不但肯定神秀是六祖，更認定普寂是七祖了。普寂死了以後，李邕又作「大照禪師碑記」他說：

「普寂」門人曰：吾受託先師（神秀），傳茲密印，遠自達磨菩薩，導於可，可進於璨，璨鍾於信，信傳於忍，忍授於大通，大通貽於吾，今七葉矣。」（全唐文二六二）

由這段碑文看，張說、李邕所寫的法統，完全是出於普寂的授意而排定的。不但將神秀排爲第六祖，而將自己也理直氣壯地排爲七祖。他除了叫張說、李邕作碑記外，並且「在嵩岳豎碑銘，立七祖堂、修法寶記。」（神會「南宗定是非論」），他的用心可以說是良苦了。

普寂在做這些法統措施時，是他最有勢力的時候。崇遠法師曾告訴神會說：

「普寂禪師，名字蓋國，天下聞知，衆口共傳，爲不可思議，何故如此苦相非斥，豈不與身命有讎？」（神會和尚遺集一頁一七八）。

又圭傳也說：「神會傳法於可，可付於璨，璨授於信，信資於忍，忍遺

由這兩段紀錄看來，普寂在當時不但教說「熾盛」，而且握有僧侶們的生殺大權，其氣燄之高，「誰敢當衝」？他排定的法統，誰敢提出異議？就在這個時候，神會不自量力，竟敢太歲頭上動

土，在普寂勢力範圍內的滑臺大雲寺，設無遮大會，對普寂排定的法統，作無情的評許。神會在無遮大會上，稱名道姓，句句指着普寂而發，他說：

「神會今設無遮大會，兼莊嚴道場，不爲功德，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，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。」（神會和尚遺集頁二〇〇）。這是開宗明義，說明他設立無遮大會的目的，接着他說：

「達摩……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，授與惠可，惠可傳僧璨，璨傳道信，道信傳弘忍，弘忍傳惠能，六代相承，連綿不絕。」（同）。

這已將普寂排定神秀爲六祖的法統完全推翻，並將法統搶了過來。以惠能爲六祖。他爲了要證明他的說法是真實的，立刻提出證據，他說：

「秀禪師在日，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，口不自稱爲第六代，今普寂禪師，自稱第七代，妄豎和尚爲第六代，所以不許。」（同）

神會的這種口氣，對普寂指名道姓地加以指責。他尚唯恐上說的證據不足，更加重語氣說：

「久視年中，則天詔秀和尚入內，臨發之時，秀和尚對諸道俗說：『韶州有大善知識，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，佛法盡在彼處。』」（同二一頁）。

神會一步緊逼一步，一點也不肯放鬆，他又說：

「普寂禪師爲秀和尚立碑銘，立秀和尚爲第六代。今修法寶紀，又立如（法如）禪師爲第六代。未審此二大德各立爲第六代，誰是誰非，請普寂禪師子細自思量看！」（胡適禪學案頁三四九）。

這已有了擂台的味道，神會點名請普寂站出來較量較量。至此，他還不肯放鬆，竟指說普寂的同學廣濟，於景龍三年十一月到韶州「偷法衣」（同二十一頁）。神會的這種指證，簡直已到了侮辱的地步，這是誰也無法忍受的。

非常奇怪，那位被尊爲「兩京法主，三帝門師」、「誰敢當衝」的普寂，竟對神會近在目前如此地指責、叫喊、侮辱，却噤

若寒蟬，不但不予辯駁，甚至不敢說一個「不」字，普寂、義福如果對神會的說詞認非事實，他們爲什麼不予反駁呢？這關係着他們苦心建立的法統的生死存亡呀！而且，神會所舉出的「人證」，不是普寂的老師（神秀）就是普寂的同學廣濟，都是普寂會日夜與共過的人，如果神會所舉的「人證」、「物證」是虛構的，那不正可以無情的反擊嗎？如果普寂真的反擊，神會是絕對招架不住，非失敗不可的。

更奇怪的是，神會的話又不單是指着普寂說的，同時也是指着「北宗」的「道俗」說的。普寂的徒衆那麼多，在無遮大會上，竟然無人站出來與神會爭辯。只有一位第三者的崇遠法師向神會質疑而已。普寂的門徒不敢出來爭辯，可見神秀被詔入內時對「道俗」所說的「韶州有大善知識，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，佛法盡在彼處。」的說法豈不是真實的了嗎？

普寂真的是不與爭辯、反駁，他的門徒真的聽任神會如此耀武揚威嗎？事實又不盡然，宋高僧傳說：

「御史盧亦，阿比於寂，誣奏會聚徒，疑萌不利。」（神會和尚遺集頁六四）。

圭傳記載此事，也說：

「天寶十二年（西七五三），被譖聚衆，敕黜弋陽郡，又移武當郡。至十三載，恩命星移襄州。至七月，又敕移荊州開元寺，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。」（同六五頁）。

這兩段紀錄，真正是駭人聽聞。原來普寂和他的「門下」，不與神會明明白白地面面爭，却在暗中計算神會。他們是要除掉神會而後快。當時的玄宗，若是一個昏君，神會的老命早已不保，好在玄宗是位明君，他接到盧奕的「小報告」後，未立即採取斷然行動，而是將神會「召赴京，時駕幸昭應，湯池得對，言理允愜。」才只「移住均部二年，勅徙荊州開元寺，般若院住焉。」若神會當時面對玄宗，不能「言理允愜」恐怕就要以「聚徒、疑萌不利。」而被處死了。

由這些的歷史事實分析，除了讓後人認定神會的說法「不假」以外，還能有什麼選擇呢？